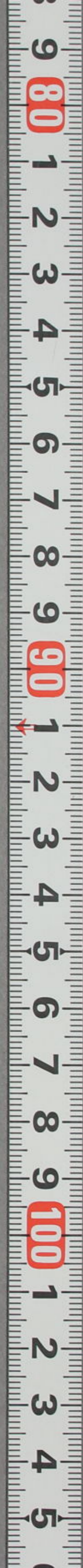




辟  
寒

全

1卷  
550





辟寒序

朝田家藏書

古人三冬文史足用子弟父老當伏臘  
治羔酒相會今三吳之儒攢眉歲事無  
暇問櫛沐甚則往往束文書不觀余實  
蹈此弊而意嘗媿之每于歲寒設紙屏  
布幕客有着雪笠過從者出膽筭梅花



供養溫火一鑪沸酒煨芋甚樂也客退  
爲籠袖讀書而書中有可以召煖律回  
霜霰者不論次第書之如左名曰辟寒  
部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辟寒部卷之一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繡水天生沈德先校

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一裘一曰暖質二曰暄  
肥常以御寒至厲王猶未寶此及厲王流于彘  
人得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千青鳳毛贖罪  
免後一毛千金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羅大褥二



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漢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于上林之昆明池上環以冰而御駟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無變色臥于池上矐然自若

漢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寒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讀論語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爲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

蜀先主置甘后于白銷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翫玉人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大雪中衣布被入  
貴城山暮投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  
如此恐不能活但言用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  
風起僧慮道士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  
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

石虎當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千  
觔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  
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

解媠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  
水于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  
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虎破  
滅燋龍猶在鄴城池

蓬萊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麕毳焉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  
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  
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



啓寒卷一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  
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  
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  
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岱輿山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  
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燠石如炭滅有碎  
火以蒸燭投人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  
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燠刈

之爲席方盡彌温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荅曰君妄語  
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  
盛及凋謝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數日  
皆化爲紅蛺蝶飛去

譚景升冬則綠布衫或臥于風雪霜中經日人



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及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于酒家一無所留

李意期于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雖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唐貞觀初天下久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蕭后觀之后曰隋主

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尹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碁帝令待詔



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  
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  
夏冷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  
者請以金盤置于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  
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  
本國會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唐內庫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

于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  
之溫溫然有氣相炊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  
家坊巷口掃雪爲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  
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煖寒之會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  
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  
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唐內庫中有七寶硯鑪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于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于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常日如是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為紅冰

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蓋藉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于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于爐底餘灰不可



參雜也

李白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書詔

陶穀妾本党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僦人安識此景但能于綃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

李元之往遊和神之國人皆一百二十歲二男

二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絲可爲衣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于海中闌得一物乃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輒颯然豎起擁匝人腰



溫柔不可名

或問鄭棨曰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贈之束綵侍兒倩桃自內窺之爲詩呈公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武宗會昌九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

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  
室內則不復挾纊

曹元寵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  
楊花飛處牡丹開

東坡云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



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  
閑人如吾兩人爾

淳祐初僧友自南甯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  
冬夕踏葉訪之小厖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  
茗既而信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  
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  
返縷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  
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

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  
鶴骨浸頰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

學士舊規十月初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  
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

昆明國出嗽金鳥形如雀色黃常翱翔于海上  
魏明帝時國人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  
金屑如粟鑄之爲噐爲釵謂之辟寒金以此鳥  
不畏寒也宮人謠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



不戴辟寒鈿那得君王憐

北方層冰之下有鼯鼠食冰艸木肉重萬斤可作脯食毛可爲褥臥之却寒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

命温酒大盃滿醕三盃而去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不作灰可配火鼠布能辟寒

王瓊妙於倪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



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熟噉之  
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  
煮冷淡堅頑少味其發障固宜丙子除夜前兩  
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爲書此  
帖

王武子好馬冬至則嘶風韃除日則藥王鞍每  
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艸

老伶官黃世明常言逮事莊宗大雪內宴鏡新

磨進詞號冷飛白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  
重之號天公玉戲

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  
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  
草若是耶游巖笑而荅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王元苦病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  
遇得句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嘖眉古調俗  
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  
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函爲圖簇  
清泉香餅人以一篋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  
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寒  
朱冲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  
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  
寶溪雲僧舍有暖香盛冬爇之滿室如春

唐玄宗西嶽太華山碑略云孟冬之月步自京  
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  
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始聞久勤報德之願永  
眠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  
可復也

元李孝光靈巖二奇記云僧言山有二奇其一  
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穴下窺穴中別  
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畎澮以小石



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百計  
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旁  
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熟數里若日有人  
來往者絕端有窪石窪中泉冬暖如湯僧乃言  
昔有羅漢常浴是泉惛息石室中故石上有平  
偃迹

元李孝光大龍湫記云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  
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

入到菴外石缸上漸聞有聲乃緣石缸下出亂  
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  
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  
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鳧  
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閒  
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  
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得瓶乃解衣  
脫帽着石上相持扼擊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



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  
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  
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  
月宛宛如故人

元吳海重遊鼓山記云吳子客居董下出門面  
鼓山惟限一水自初秋卽約數人同登旣而秋  
雨連月所與約諸人咸以事違然予意獨勤念  
過此則冬氣將厲寒不能登矣十月十一日風

定無雲里中陳坦彭琅吳杲從余自蓬隘入荔  
林依山右行暎旭宇霽道傍野花炫燿黃碧色  
霜林葉如染采山果可噉澗中泉韻琮瑋鳥聲  
啾啾飛來近人若相娛二里許至岐路乃絕壑  
橫渡小石杠遇數人家復有岐路當右有少年  
坐石上給曰左乃左行由屋後躋石磴崎嶇險  
峻近二里所達路寄衣舄寺中升數岡則篁竹  
深密不可尋路右徑趨山後並崖而進雖覺異



然意可得達遂循之里許值窮見水源而返蓋  
寺中引泉處也退而披篁刊木剪伐樛翳企樹  
而望向高直上攀緣蹭蹬三里許然後榛莽之  
中略有微蹊可辨衆共進五六百步果至峰頂  
息良久尊酌屢行然後徐起徘徊瞻眺意旣適  
則又樂而忘罷矣訪予曩年宿處荒穢特甚不  
可以前下山日將暮月已升東不能復覽洞中  
諸勝出近南寺得村氓引導暝黑穿林中歷畚  
田指而詳悉乃乘月度嶺上下緣麥隴中取道  
抵灰墜舟從岸來濟及家將二鼓矣

高宗踐祚之初躬持儉德一日語宰執曰向自  
相州渡大河荒野中甚寒燒柴借半破甕盪溫  
湯澆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宋范成大元日登釣臺記云二十九日登舟大  
雪不可行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  
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綿袍戴氈帽



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刻溪夜汎景物未必過  
此除夜宿桐廬癸巳歲正月一日至釣臺率家  
人于登臺講元正禮謁二先生祠登絕頂掃雪  
坐平石上諸山皜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  
亦貪殊景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  
及今奉役蓋三過釣臺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  
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乃刻數字于右  
廡柱間而宿西口

宋范成大游薌林盤園記云薌林及盤園薌林  
故侍郎向公伯恭所作木負郭平地舊亦人家  
阡隴故多古木修篁林堂皆爲越陰所迫森然  
以寒宅旁入圃中步步可觀梅臺最有思鼓植  
大梅中有小臺四面有澀道梅皆交枝覆之蓋  
自梅洞中躡級而登則又下臨花頂盡賞梅之  
技矣

康伯可冬景詞云霜幕風簾閑齋小戶素蟾初



上雕龍玉盃醽醁還與可人同古鼎沉烟篆細  
玉笋破橙橘香濃梳妝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  
峰 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  
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  
匆器訂也冠屣中卸先把被兒烘

黃山待客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  
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  
日月之成歲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  
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  
入肺腑

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  
味皆奇絕天上酥酪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  
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  
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



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  
選又有阮郎歸云寒陰漠漠夜來霜階庭風葉  
黃歸鷓數點帶斜陽誰家砧杵忙 燈弄幌月  
侵廊熏籠添寶香小屏低枕怯更長和雲入醉  
鄉亦清麗可誦

潘子真詩話余以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之  
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  
折綿瘦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  
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  
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于阮籍豈山谷偶  
忘之耶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  
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  
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  
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



置瓮水中水亦不冰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拆雙魚洗冰  
斯初結戶外明簾風任揭擁紅爐洒牕間稷雪  
此日去年時節這心事有人懽說斗帳重重熏  
鴛被疊酒微醺管燈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  
器見博古圖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  
見毛詩疏

山谷戲詠暖足餅卽湯媪也小姬暖足臥或能

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  
纏裹一衲足天明更傾瀉頰首有餘燠

宋王十朋臥龍行記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  
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  
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  
接不暇寺有茶蘂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  
本秀發崑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  
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



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白樂天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累周四垠臆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魏書曰解卑有貂狔音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麩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元載設紫緒帳得于南海溪洞之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疎洒薄如無所凝雖屬嚴冬而風不能入

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懽



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乃却寒鳥骨所爲也  
設之辟寒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青  
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  
下一日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  
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于烟靄中有  
車馬渡伊水來旣至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

加語曰山行及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  
高曠愛才如此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嵩山寺遇大雪旬日闕  
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  
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士遂將一銅銚  
子于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  
藥似壁土揉于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  
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



燂兩卦主事... 藥炒望土... 于于蠱火... 啾會... 食燂... 王西... 高... 賦... 賦...

辟寒部卷之二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繡水白生沈孚先校

有膏梁子弟上莊墅... 莊賓引往山坡守禾... 所成類比丘圖... 勃然走出叫曰... 五大棒



李元忠素性嗜酒一日游春遇雪擔頭酒盡令人冒雪遍村沽酒俱無元忠嘆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可使我一日無酒須臾沽至盡與醉飲而還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閤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

生援筆立就旣敏且上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蕭大園云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



莊叟之言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  
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  
足矣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  
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梢劣者必退  
之小熾一爐可以終日

廬山白鹿洞遊士輻湊每冬寒釀金市烏薪爲  
禦冬備號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氈爐會蓋  
禦密牕家張置毯褥以是日始也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擁  
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盆置麩炭火少許  
進御止煖手而已禁闈因呼麩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法出自韋邠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  
米煎粥搜和得所預辦圓鐵範滿內炭末運鐵  
面鎚實繁五七十下出範陰乾範巨細若盞口  
厚如兩餅燄盛寒爐中熾十數枚烘然徹夜晉



人獸炭卽此類也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卽投一魚其中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纒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

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牕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



其明暖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鳥  
鳴似春濃雲疎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  
天氣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  
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  
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  
夜歲軸果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  
朶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  
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  
先引見使人訖却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  
宸殿引見使人訖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  
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画本人使面貌姓名及  
館伴問荅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  
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



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  
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入下棋兩局各賜銀  
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来就南內排  
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并  
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  
親扶太上降輦至~~進~~進茶訖至清燕殿看書  
画翫器約午初刻後~~進~~進酒十色熬煮午  
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五盃~~進~~進綠華堂看

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  
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  
刻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  
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  
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  
提舉官于本宮支犒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待  
進酒官裏上壽近臣獻詞云紫皇高<sub>宴</sub>臺雙成  
戲擊瓊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



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煖融  
鳩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  
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官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  
深五雲樓迴不妨頻醉看來不似飛花片片是  
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  
疋復古殿香羔法酒太后命本官歌板色歌此  
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轎兒入便門上親  
扶升輦還宮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  
過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壽酒太上回  
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  
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  
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  
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  
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  
酒云學取老翁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



恩三盃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  
太子免繫褱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  
就賜誥謝恩照例支散日子錢太上又賜官裏  
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一千兩尅絲作金龍  
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以下各賜  
金盤盞段疋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  
牌後宣道遥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

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  
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  
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裘赭衣之類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哲廟  
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  
拂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  
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究窮新意出陳編一言  
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

袁豐宅後有六株梅開時正雪爲隣居烟氣所  
爍豐卽塗泥塞竈張幕蔽風歎曰烟姿玉骨世  
外佳人但恨無傾城耳卽出妓秋蟾比之乃云  
可與比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青田溪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

魚倉

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暖也以椒塗壁被之  
文綉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  
賓氍毹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  
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  
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  
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  
妓四輩尋蹟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

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



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擹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熊翻每歲寒會客至酒半壻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綿繫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

蘇晉作曲室寒飲名酒窟又地二每一埽鋪一瓶酒計輒約五萬枚寒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郎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于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羝美醞之美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爲



戲言俄見戶開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回提一  
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因是吟咏忻  
笑擲劔而舞騰躍遁去唯銀榼存焉  
政黃牛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  
共之  
南嶽石頭志庵主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  
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  
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白傅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  
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侄同登  
眺望嵩洛旣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  
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  
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  
蓬艇船頭覆清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  
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沂流過于檻  
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



之言是白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前空地  
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某  
曾往訪之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  
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于時方有  
軍事夜半未臥疲甚孫遂及此不覺洒然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

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  
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  
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為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  
去飲未散携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為池環山  
列宮室上于華清新廣一池制度宏麗祿山于  
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鏤尤  
妙上大悅命陳于湯中仍以石梁橫于其上而



蓮花纔出于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却之蓮花石至今在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于人纔睡卽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旣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太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笑

宋王十朋游天衣寺序云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巳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遊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居天氣旣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巖萬壑之間有松陰



石渠卷二  
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靄出沒初行若迷  
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峰  
堆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峰尤蒼然蘄絕乎  
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  
李公華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  
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  
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  
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

昔王謝蘭亭之游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  
然賦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  
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  
醴也歡其可以不既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  
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  
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  
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贈之氊堅不受妻



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  
納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瞻窮親四十  
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  
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朱希真名敦儒博物洽聞東都名士也天資曠  
遠有神仙風致鷓鴣天冬景云檢盡曆頭冬又  
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  
輿處處山 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年間

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開封孫惟信嘗大雪登廬山至絕頂盡得景物  
之詳嘗撰廬阜紀游一卷惟信能詩詞有官棄  
去不仕自號花翁游江淮間人多愛之

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于歸宗訪墨池鏡  
溪乙亥自俞峰天宮萬華重雲上紫霄峰欵杏  
林覺性丙子至靈谿三將軍洞由隆教過翻經  
臺栗里醉石歸去來館濯足靈湯暮抵康王觀



丁丑泝澗酌谷廉泉還山與朱洙陳伯賢段日  
巖向公莫同來子瀟侍釋元澄鑄石  
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  
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煖  
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  
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坐餘悉禁  
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  
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狨  
坐紹興令諸狨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  
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  
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狨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  
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鞍被坐  
氈之用狨甚愛其尾旣中毒卽嚙斷其尾以擲  
之惡其爲身患



石渠卷二  
酒泉南有銅駝山言虜犯者有大雪沮渠蒙遜  
工取之得綿數萬觔

婁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冬  
則臥雪浴冰太宗召見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  
開寶寺復有一目生于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  
親覽焉

宋趙汝馭羅浮山行記云方余通宵來絕頂噫  
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濛鬆一色悽神寒骨  
已而閉戶息視及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  
久之火輪由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又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暉新也林霏一開  
負寒凌澌變而明嵐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  
背嚮咸無遁形登小石樓望文溪東閣於大石  
樓上若與抱朴子桃稚子相期於縹緲過中閣  
飲茗復歸冲虚翼日訪諸菴得桃源王寧臨安  
人也圓龕趺坐不茹不葷不跡戶外二十三年



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又規陽室以違陰風買腴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槩大都盡矣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之謂同列曰美不可言

炭頌范至能作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衷至陽

維火之傳雪霾六虛冰寒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功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安與之窮年

燔薪賦張文潛作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閑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燻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朽外稿而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



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枿勁節久而後燃後群枯  
而效技又熒熒而不烟于是先生欣然環坐皆  
喜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  
土蓋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  
脩直獸形攫搏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  
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溫于狐貉之前  
黃哲番禺人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棲息其中往  
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

度庾嶺過吳楚游燕齊間當風雪時泊舟秦淮  
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  
日不已旣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許彥周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  
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艸亂蓬蓬  
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榾慢騰騰地煖  
烘烘字畫極艸艸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



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逢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遂愈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冰凝成花所謂花者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纔形似之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沃水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燕客觀冰花人亦携酒就之觀焉

臨潼溫泉宮池水冬夏常溫可浴有楊妃月水



二點浸入石中宛然若新

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荻花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温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才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

辟寒部卷之二終

辟寒部卷之三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繡水天生沈德先校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逃居舊隱嘗煮茶延僧起托崑扉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岩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居寒卷三  
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目爲小春枝  
頭時作細白花旣而橘已黃千林已盡乃始傲  
然冰雪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  
前輩詩有曰梅柳纔先桃李晚東風元是一般  
春此詩不獨咏桃李物理皆然  
南牕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  
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  
行水不忍一日棄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

絃絃亦不釋手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  
使之彈而無忤色也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  
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來兮鴈山低抱琴歸  
今鴈山崔嵬卜居今西湖之厓身伯牙兮心子  
期予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山之梅添  
香矣他日予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屋而  
中有琴聲者必君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  
乎



予多病畏寒未冬爲縮殼蝸矣陋室第三桁下  
分立四榻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  
當牕晴日暖肌骨暢柔爐溫火深神氣和淡未  
信天地間別有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  
何昨也冬而今也春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  
敢犯又疑葉葉春風自書卷中流出不然是造  
物者憐我寒痼異令于一室也然不敢私一室  
之春願融而爲天下之春貧褐富裘同一溫續

家居客寓同一熙臺此予之心也二先生之心  
也

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  
月乘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  
如之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  
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  
綺綠以簇四金鷗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  
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制預買絨座得躁進



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猳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  
北虜時已作兩制乘猳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  
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猳張繖金帶金魚重將  
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奉  
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猳座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庠地狹水南別築數椽  
爲讀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什  
梅壓移扁故廬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逋愛梅未

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畫  
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爲梅今也以心  
爲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  
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  
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喋喋以銜  
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楞伽貧女插花謳歌夜宿古墓有吳從者問其  
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



問其何不畏寒却指松木荅曰草木與人天地之所養木尚能過可不會此

呂居仁以建昌紙被贈劉子輦荅以詩云寒轂移晚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屬卷意自適素風含混沌春煦回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乍捲湖無迹未能澡予心愧此一衾白嘗聞盱江藤蒼崖走虬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此蛻骨齊麗密乃知

瑩然姿質自漸陶出治身嘗貴精治心豈宜逸平生感交遊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內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覺常惕惕清如夷齊鄰粹若淵騫覲獨警發鏗鉤邪思戢毫忽勿謂絕知聞虛闡百靈集鼎補或存戒韋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擬如酥宮樹花裝



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閒話道情無  
元涂幾游磁龜記由梨木灘沿小溪入高陂溪  
水清激韻中琴筑絕可聽人居半山曲不井汲  
接竹竇泉入厨間至數十丈每茅茨瞰高俛入  
幽綠雞豚魚鳥隱見雲氣使人卽之有異世桃  
源之想數里入孤州上綠藤磔下皆冰雪水流  
兩厓徑其間予勞行內熱氣鬱寒衣濯厓下纖  
魚出游若與人狎而玩者縈絲吐沫動蕩晴瑱

良久畢入緣藤磔者有大石塞道下墜深壑鏡  
鑿罕試以大藤緯延而過其側過磔前後凡六  
涉溪水亂石碁峙急流淙淙然濺濕上面至不  
得側足立力少懈苔滑幾蹣人足涉茅五水深  
廣加前之半冰骨徹髓行者愁戚建陰山之麓  
而坐蹲焉陰山無陽光厓木槁積土石峭發攀  
琅玕履瓊瑤被珠璣披戈劔踰一時乃出山半  
縈長腰而望見有田在前峰之頂予得大恐俄



居業卷三  
焉一渡水一捫嶺至田上益峻如蛇升木而昂  
其首者再乃盡嶺又如蛇升木而昂首者乃見  
民居焉時寒沍雪濕路善崩當絕險扶服一失  
尺寸卽僵什崖谷挂枯枝裂巨石以死游魂不  
歸而爲世大僂矣噫予非有山水之好名利之  
役而爲此來也以友人鄒元方氏之文素所願  
讀而不可得故貿然從之以游于旰孰知是游  
之樂乃動平生之恐有不爲樂乎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虀王  
愷密問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味客來但  
作白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薪以麥苗耳  
嬾殘師詩云深夜一爐火渾家圍坐坐煨得芋  
頭熟天子不如我

有人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一兔無  
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次之  
以風爐安坐上用水少半銚候酒湯嚮一盃後



分各以筋令自夾入湯擺熟啜之乃隨宜各以  
汁供因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團栾暖熱樂之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

楊誠齋詩云甕登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  
餐句裏略無烟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澗白梅  
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溫釀之露一宿取出蜜  
漬之可荐酒較之融雪煎茶味不殊也

李昌夔在荊州雪中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  
氏亦出女陳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鞍  
鞞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于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  
凍而歸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錢黑木腰帶一脚着靴



一脚跣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

蘇子由南牕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牕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堦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

唐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火爇猛獸皆赫赫然開口內火洛下豪貴競效之

唐僖宗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直于袍絮中得金鎖并詩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主將聞奏以宮人



石渠卷三  
九  
賜得鎖者後帝幸蜀其人前後捍禦  
袁安負暄晴檐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  
曰甚快人意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  
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薑汁爲美臣常一夕寒  
甚擁爐痛飲半夜吻噪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  
盂薑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  
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

而然之

周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  
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  
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  
却把芳心作死灰共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  
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  
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  
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



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  
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冰魂剪  
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牕月淡  
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  
使華<sup>光</sup>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  
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  
今在何處唳炯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  
中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  
其三為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  
鑪騰空映簷白醉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  
雪中爲之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  
起于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  
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  
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治長老桃花巢元



修菜何氏叢橘種秔稌蒔棗栗有松期為可斷  
種麥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  
之歲用而為雪堂之勝景云耳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

自名常跨一白驢好着寬裋鶴

王叔明洪武初為泰安知州

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

筆凡三年而画成傳色都

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画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  
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画為雪景  
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  
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  
矣為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  
舞之勢皆相顧以為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  
宗密雪圖自誇以為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  
叔明因綴以贈陳氏



荆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磐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珍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

簫小紅輒歌而和之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僊鎮有二句者喧爭於道老嫗曰我終年句乞聚金數百此子帶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數與之句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闕也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隆和果有簾柵入門見數句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立于堂乃向



句者既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  
勤勸遂辭終不飲但濡脣而已時方大寒盤中  
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句者作詩曰君子  
多疑卽多悞世人無信卽無誠吾家路逕平如  
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  
塊因大悔恨一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有  
知者無競琢其金爲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  
豈酒濡脣之力乎

潘辰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辰許之時大雪  
老父髻中取小葫蘆之極飲不竭能掬水銀手  
中按卽成銀嘗見池中落葉漉置於地隨葉大  
小皆爲魚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  
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  
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  
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見一綠衣



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相襲久之東方  
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  
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韋陟有寒疾房尚書使子弟問之臥內悉籍茵  
毯襪而登堦侍婢皆笑  
南史云陳武帝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  
尺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諸口既覺腹內猶熱  
心甚喜焉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  
於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  
中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  
邕之南溪洞首長以鵝毛爲被取頭頸細軟毛  
如稻畦衲之暖甚于綿  
中峰禪師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  
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辦的銀象三千界靈  
瑞身光有空皆偏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



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叢之歸未晚且道與蒲  
團憚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  
雪下藜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  
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  
堂供此三種僧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  
受置之勿論諸禪德你還知結雨爲雪凝水爲  
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爲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  
不知如凝水爲冰遽以流注之質頓成堅凝之

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  
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  
結佛性之水爲冰也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  
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  
而不得爲流注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  
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  
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  
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你殊不知或不曾奮



神力下苦工于曩昔任你相逢彈破指頭也無  
你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  
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  
個所參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真智慧耶  
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萬尋雪  
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你空中積  
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  
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

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  
未瞥啓牕猶看玉琅玕

李輔國有鳳首木高一尺而刻如鸞鳳雖嚴冬  
之時高堂大厦中和煦如春

李白着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淮同  
翫霜月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吳郡  
王家又及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



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綿熏籠籍笙于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韻以綠臘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出酒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蕩

李孝光鴈山觀石梁記云予家距鴈山五里



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  
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  
家僮持衾稠杖屨冬日妍燠黃葉布地客行望  
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  
游方僧自襍被者客輾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  
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  
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  
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

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  
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主俱  
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  
轉射岩下小屋從瓴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宛  
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  
半設兩榻對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  
知岩下宿也

宋張栻游南嶽唱酬序云栻來往湖湘踰二紀



石梁卷三  
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爲  
歎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于湘  
水之上迺始偕爲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  
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  
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  
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  
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  
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

色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  
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三人聯騎渡  
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峰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  
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  
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  
廣氣象深窈入峰環立所謂蓮花峰也登閣四  
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爲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



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爲風雪所折清爽  
可愛住山了信有詩穀云夜月明牕牖間有猿  
嘯清甚出寺卽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  
尺望石凜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  
聲雲陰聚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  
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以登路亦  
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明寺  
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

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  
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  
板障否則雲氣嘘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  
閣侍郎胡公題榜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  
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靄未盡澄  
澈然群峰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  
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  
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



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  
光射人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  
峰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竝石側足以入前  
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  
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  
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氊坐乃可支須  
臾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饋餽過南嶺爲風所飄  
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

雪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  
卽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  
下視白雲滂渤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盪盪之勢  
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  
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  
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  
殫敘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  
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寄所託異日



或有考焉乃哀而錄之

辟寒部卷之四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瀟水白生沈孚先校

東坡云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  
之自退居天國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  
而不雪每一賞翫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旣而襲  
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殼色氣味四  
字離爲四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謔且知余之



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于雪也仍效歐陽公  
體不以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嚴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  
閑側耳隔牕撩亂撲春蟲色閑來披覽學王恭  
姑射群仙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遶庭無處  
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  
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龜  
手握輕明漸碾槍旗入鼎烹擬欲爲 修水記

惠山泉冷釀泉清

唐杜光庭溫湯洞記云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  
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比  
山麟德年震雷摧裂山脚洞山自開當門有天  
然石鐘如數千斤重空懸去地二尺許而中實  
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  
輩鐘傍有小徑高六尺以來行二三丈稍濶有  
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中無文字碑側有



巨屏上與鼎相連下一穴側身入可一二尺許  
自是廣闊中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左右滴乳  
爲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頽雲巍山如林如柱  
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  
里許傍竦蓮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綴重叠  
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  
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  
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傍有

甘泉水色溫白游洞者汲之烹茗前自有橫溪  
湍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  
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  
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  
坡上有巨堂四壁一淨中高數丈壁上多游人  
題記年月堂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丈廣  
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  
扳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



敢入

率子連道士衡山人形容魁奇發言孟浪未始拘忌而有膂力絕人鄉中道間人苦重卽代之輕捷若飛鳥善修禳皆應驗開寶中暮冬大雪子連下山旬日不知所之有人自西靈觀出見子連臥松徑雪盛下没手足問之言數日前從山下乘醉臥于此下人皆異之獨住魏夫人觀三十年寂無黔爨

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水晶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澗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岩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東坡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二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牛龍巖在城南十里中寬可容千百牛近巖居  
民冬月驅牛入巖以避寒氣

宋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

溫泉之在域中最顯名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  
不佳水沸如蒸難以驟入硫黃之穢逆於人鼻  
稍不潔治則窮谷之汚生以青苔如龜蟻衣驪  
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  
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迹巖曰閩中

之劔浦曰新安之黃山曰關中之郿縣曰薊州  
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雜見于地里之志詩人  
之詠滇雲之地溫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  
浪穹宜良永昌騰衝若夷徼邊隅不可勝紀要  
獨以安寧之碧玉泉爲勝滇水號曰黑水雖盈  
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畢呈一也  
四山壁起中爲石凹不煩甃甃二也浮垢自去  
不待攪拭三也苔污絕迹不用淘滌四也溫涼



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顏六也  
盃酒增味治庖省薪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  
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也  
礪石出少室山性大熱置水中則不冰博物志  
曰鶴伏卵取此石繞之以助煖氣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都縣有溫泉冬月未至數  
里遙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  
輪雙轅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入

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轂  
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

安祿山思順翰竝來朝玄宗使驃騎大將軍內  
高力士及中貴人供奉官於京城東駙馬崔惠  
童池亭宴會使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煮其腸謂  
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故也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  
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



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  
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臥塗潦中不以爲  
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  
於市中常髻角戴花小兒群聚撿馬之江嬉笑  
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  
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卽睡婦女在側江不  
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

張九歌慶曆中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  
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  
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羅疊剪爲蜂  
蝶狀隨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  
復爲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  
浮圖災王亦薨

宋賀蘭號棲真不知何許人自言百歲善服氣  
往往不食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



真宗召至闕應稱旨真宗奇之賜號宗玄大師  
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辭還舊居  
祥符三年卒時天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  
之

青山其中有石竇東通洞庭冬夏常暖山色如  
黛故名吳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鄣縣三十五里  
有青山絕壁于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  
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

露為霜春蘿被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  
累願物悟衷散賞

偽吳從嘉嗣偽位嘗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  
綠鈿刷榻眼糊以紅羅種梅花于在外又于花  
間立画小木亭子纔可容三座煜與愛姬花氏  
對酌於其中

清虛子服道既深歸山既久膺月廿日飛雪浙  
瀝豹麋冲臥鴉兔遁跡圍溪成珪削峰變壁迺



啓異卷四  
索茶於真玄子曰聞公上方有植一璫來歷遐  
吳不知紀許旦暮青青殮露吞雲根不啻穴稍  
不蛛繩乃真清利仙彙化生時當初春和風降  
玉氣凝群芳獻臭百艷交明或擬宮中之錦繡  
或結上苑之綺屏獨此植之不以花麗不以蕊  
呈而以葉貴始以芽萌金蕾珠蘂玉濤素塵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狻犬面通  
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

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  
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  
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  
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

儋州城南清水池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  
盛  
申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携一白甕瓶遊吳中大



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飲畢大吐傍舟者逐之  
有涯挈甌登岸倚樹高吟其詩曰仲尼非不賢  
爲世所不容嗚嗚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  
落梅寒磬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踪吟  
訖跳身入甌傍舟者大駭舉甌碎之無見也他  
日同舟者見有涯箕踞于虎丘劔池之側知其  
異人欲逼問之倏爾不見

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

禁中稱  
樓本樓

後苑進大小

雪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  
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  
以供賞翫并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餽飣羊羔兒  
酒以賜併于內藏庫支撥官券數百萬以搞諸  
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犒  
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閭里之貧者  
倪雲林云十一月十七日過與之洛澗山居留  
宿忽大雪作及明起視戶外巖岫如玉琢削竹



樹壓倒逕無行踪飄瞥竟日至暮未已雪深尺餘因賦詩留別

倪雲林云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爲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鑿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爲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寐

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韜耀蘊真仕祿以自給不爲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

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

案代帝書勅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



建康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觀遊逍遙而已人頗知之巡之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所向乃毀屋移於

玄武門西南內至張某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于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白官司發屋視之則已熟寢于室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宋孫惟信字季蕃開封人能詩詞善談詭嘗有  
工胡間自稱花翁嘗大雪中登廬山  
此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因撰廬山紀遊



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峨嵋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臥小菴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雨足入蒸蒸浹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我于靈泉觀坦後求之朱桃椎也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仲廷預爲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遽求見王王意其別有所求也勉強見之廷預乃出金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于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荊州錄事叅軍



何仔云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百家詩反覆觀之

李主中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大弟以下登樓展晏咸命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

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董風子者不知其鄉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暮冬過岳陽夜宿黃花市遇同店一叟破巾單袍而貌若嬰童絕無飢寒之態吟哦詩句油然自適董識其異就卽坐于傍問所從來殊不醉



答良久再扣之始微笑云我侍子多日矣遂挽  
手同出寺西旗亭中買酒三升諭酒家僕不用  
煖熱董起白言某平日骨寒雖當暑盛亦去綿  
衣不得况今臘月若飲冷酒定足喪命惟先生  
亮之叟云毋慮董不獲已強進半杯便覺四肢  
和暢及再飲盡脫其衣移時出到大樹下授以  
至道之要董整襟再拜曰敢問先生姓氏曰吾  
本東晉抱黃翁也知君孝通于天故來相見語

罷陰雲四合迨於開豁失叟所在矣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  
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闢昔  
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  
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  
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  
同乳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  
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



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矢志嘗以蒲席爲衣  
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  
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肆或遇  
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于地而去則其  
家終日獲利倍于他日皆呼爲利市先生嘗客  
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羊多  
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旣出汗流如雨

真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十休咎多驗也

郭原平字長恭稟至行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  
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乃自往曰今歲過寒  
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

火蠶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  
焯蒸之氣不可奈

晉東嬴公騰字元邁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數  
十步獨液不積騰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



耿先生大中召之官嘗大雪戲之曰能以雪爲  
銀曰可乃取雪投熾炭中食頃取出爛然爲銀  
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  
丘主簿小雪乍晴開明牕深爐之會時簷際串  
脯正乾濕得宜取以侑觴衆賓用小刃削食獨  
丘侑之左右咬嚼捷如虎兕一坐譁云丘主簿  
口中有玉版刀也

唐制立冬進千重襪其法用羅帛十餘層錦夾

絡之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  
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  
弧矢携雉兔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

醇和麥爲麪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

可袒

唐陽城常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  
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



寒而飲何害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卽起詣厨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使耳我自樂此不知寒也

憲聖時收楊花爲冬日鞋鞞氈褥之用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以雜之

習鑿齒從桓温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之老雄狐足上得絳繒香囊

崔寔爲五原太守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免于寒苦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鶻數千鶻冬中每夕卽取一鶻以煖足至曉放之



而不殺自餘鷹鷂不敢侵焉

曾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穿茂林縛鷂于穿中而敞其戶獵者疊樹葉爲衣棲于樹以索繫机埃狐入取鷂輒引索閉穿遂得狐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筇偃僂而來且行且詈曰何讐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穿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鷂亟引索閉穿則一白毳老狐也製爲裘比常倍溫

籍川子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太多然則言是耶不言之是耶人問何是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王山農以小詞約蘇養直赴溪堂夜雪蘇報云今某已裝酒上船來日若晴須有月若溪堂聞人橫笛聲卽我至矣所謂月滿前村莫揜溪門



尚恐有扁舟乘興人也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時入城至某賢張君  
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  
然故事爲令狐雪中渡鄖溪圖其序略曰張侯  
畜書萬卷掾嘗就閱或假輒以歸每出入跨羸  
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慘布襖繫條小童携書  
簾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洒景  
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繒煖帽委

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  
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倬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  
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東坡與士言書云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  
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  
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  
優劣也

体玄真人錄云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



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奕碁否師曰  
依高命時方暮冬極寒祐子狐帽綿裘履靴羶  
襪見師單衣露肘弊鞋出詣故諱之引於前廳  
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卽坐其傍復戲曰當圍  
幾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  
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勉至于  
再局祐爲之呵手振足將一忍觀于師則乃  
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之于  
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爲無心無念忘形  
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諺俗違盟負約  
言訖乃去

跋

甲午冬凜冽慘慄陳子仲醇時見此相對擁  
鹿裘偃曝南棊下童子執進松醪仲醇輒於  
覆杯時拈辟寒一事歸而錄之於篋中已  
成帙矣時有三餘冬居其一此古人從容式



燕之日今人奈何以塵世率騷失之不佞自  
得此帙每每蓬簷冰雷堦  
空蒲團嗅  
放瓣黃梅聽竹爐上茶銜殘雪  
沸如懸崖  
濺瀑敲開卷披數行何異四明狂客  
上潛嶽  
峰頂四顧狂呼令人心膽澄徹極恨  
紅爐煮  
酒淺斟低唱數言大不解人意  
戊上元宋  
啟明書

辟寒卷之四

終



